

鐵樵函授醫學

傷寒辨義

第一種第一期

讀吾書者。第一當知中國醫學。是平正的。非玄妙的是。近情著理。人人可解的。非艱深難曉。不可思議的。何以言之。將健體與病軀比較。見病軀種種異狀。而知其爲病。從種種不同之病。推究致病原因。而知病之來路。從種種病狀觀察。其將來而知病之結果。從病因病狀以求免禍之道。而產生治法。以治法之有效者。能愈甲病。更能用同樣之法。愈乙病。愈丙病。推而至於十百千萬。皆能愈者。著爲定法。卽醫術也。然而健體與健體相較。不能無幾微之差異。遺傳其一也。環境其二也。年齡其三也。男女其四也。病狀不同之中。求其同。同樣之病。亦不能無幾微之差異。山澤平陸地之異也。春夏秋冬時之異也。陰晴旱潦氣候之異也。劇勞盛怒嗜好。乃至大兵荒年太平盛世。人事之異也。種種異點。旣極複雜。而各異點。又復交互錯綜而生變化。則歧途之中。又有歧途。從此諸多複

雜異點之中求得其公例。消息其治法。治甲乙丙丁而效。治十百千萬人而皆效。然後著爲定例。而爲之說明。太繁冗也。爲之術語。難辨析也。爲之證例。夫是之謂醫理。理與術相合。見病能知起源。循因能測結果。望顏色。聽聲音。診脈搏。候權衡。規矩。可知痛苦。可知壽夭。能預定可治與不可治。返躬可以自信。語人可以了解。著書可以傳後。夫是之謂醫學。吾聞國人之學西醫者。述其師德人某之言曰。中國殆無醫之國。（此語見北京某醫學雜誌）吾國現在之醫生。誠不少笑話。然以衛生行政與泰西較。良有遜色。若以平均人民之壽夭言之。以人民之死亡數增殖數言之。雖無精密之統計。要亦相去不遠。若以中德醫生治病之功過言之。更不能指出確證。可以軒輊。若謂中醫不能出國門一步。此則有國力關係。況現在情形。是暫時的。統千百年計之。將來固未可知。又況現在科學能力非無限的。卽讓一步說。亦五十步之於百步。然則有則皆有。無則皆無。中國果可謂是無醫之國。德國亦不可謂是有醫之國。若云中國無醫學。

則更不然。夫執果可以溯因。循因可以測果。預言可以徵驗。語人可以了解。著書可以傳後。若此者不足當學。吾不知學字之範圍當如何而後可也。若云中國治醫者不能知藏府之真相。體工之變化。以故不足當學。此尤更不然。藏府血肉骨脈。軀體之內景也。喜怒動作痛苦。軀體所標著也。軀體物質也。其所標著。物質所發生之勢力也。凡物質皆有勢力。凡勢力皆附物質。物質消滅。勢力消滅。物質變化。勢力變化。就勢力之變化欲明其所以然之故。而研究物質之內景。兩兩對勘。然後知內景若何變化。斯勢力若何變化。此卽西方人士所自負之二十世紀新醫學。見勢力之變化。心知是物質內景之變化。然無術研求內景。僅僅就勢力變化之不同。以推測內景而爲之說。見某種勢力有變化。懸擬必其所附之物質內景有若何變化。結果其所懸擬不能與真實相符。此卽今日爲人詬病之中國舊醫學。新舊之爭。千言萬語。只此數言。已題無剩義。夫所懸擬不能與真實相符。舊醫學之劣已無從爲之辨護。天演公例。優勝劣敗。

既確知其爲劣。摧殘之可也。廢棄之可也。尙安足以言學。然此種見解。可以判斷他種事物。不足以判斷醫學。尤不足以判斷中國醫學。何以故。曰。此其理由有三。

凡理論欲結果不誤。必先前提不誤。若前提有疑義。則結果鮮有能真確者。今問西國醫學之優點。在能知軀體內景。西國治醫者何故欲知軀體內景。夫亦曰。軀體爲物質。疾病爲勢力。欲知勢力之所以發生。必先明物質之若何變化。此語良是。然動物之軀體內景。與其動作所標著之關係。確有不可思議之祕。密人爲尤甚。如云。物質消滅。勢力消滅。而動物之死。軀體絕不消滅。卽是一可怪之事。以故近頃學者。頗注力於生命之研究。夫軀體機能完全存在。而有死時之動作。忽然息滅。然則軀體爲物質。疾病痛苦爲此物質所發生之勢力。其然而不盡然也。抑不僅生命卽睡眠亦一絕大神祕。西國人謂睡眠是腦筋休息。或謂是僅僅官能休息。但何故睡中有夢。而又不定有夢。於是又有夢的研

究。至今莫能揭破其祕密。而西醫遇失眠症。輒用安眠藥。吾曾值三人。其二皆用安眠藥不效。竟至數星期之久。目不交睫。後延不佞診治。用珍珠母丸。應手而效。其一爲同鄉張琴耜之妹。其一爲南市富豪沈某也。至於第三人。則爲合肥李少川之老太。因失眠。西醫予以多量之安眠藥。竟長眠不醒。延不佞診治。時已在大漸之頃。口脣目珠均呈筋攣。如中風狀。是似寐而實非寐也。據此。是人類之動作與軀體其關係尤爲不可思議。但就解剖以研究體工對於治病。果能勝任愉快無遺憾乎。此其一也。

中國古醫書之荒謬者。無過於難經。難經號稱奉越人著。而漢書藝文志不見其目。隋書經籍志亦無之。新唐書始列之。此必後出之書。當在東漢之後。夫軀體內景。決非肉眼可見者。能於治療有所輔益。以故古書皆不言。而難經獨言之。肝何如。沉肺何如。浮胃重幾斤。腸長幾丈。粗劣荒謬至爲可笑。至於今日。乃勞時賢之習西醫者。爲漢醫之剪鬬。豈知一爲考校。肝沉肺浮之說出。白虎通。

腸長胃重之說出王莽時是必不通。醫生拾漢人唾餘託名僞撰之書本無些微價值何勞尊闢。然即此可見吾漢醫對於軀體內景的確茫然無所知。此亦時代爲之無可諱言者。然漢醫對於外面可見之病狀所爲之條例創立之治法則精確無誤。往往神行意會超乎象外得其環中。例如嘔血面紅而脚冷血液奔迫上溢此時之有效治法爲熱酒熨脚則血可立止。又用生附子麝香帖湧泉穴則血可以不復上行。又如婦人難產腸隨胎下以艾火灸頭項百會穴則已出之腸可以立收。是故內經云病在上者取之於下病在下者取之於上。此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妙。後世不知其妙妄自造作慣作神話羌無理由。社會普通人以爲中醫之治病無非醫者意也。而中醫之不肖者亦云醫者意也。幾何不令人齒冷。再就西醫言之。例如遇嘔血之病。謂是肺藏血管破裂。此於內景誠不啻見垣一方。因血管破裂血出如決堤潰防無法可止。則用冷罩口中胸部均以冰水之於是血立止。然血雖立止病人因去血過多則是小腸

衰弱症。於是注射強心藥。以爲挽救。而病人則又發熱甚。則喘。肺張。身身糾。脈墳。與所謂支氣管毛細管炎症者。繼續發生。則於肺部加重冷罩。而以噴霧器助其呼吸。更打鹽水針。以補血。一面仍用強心劑。維持現狀。設備可謂周矣。而病者喘之不已。熱之不已。不但肺炎。又見筋攣抽搐之腦症。於是更用冰枕。後腦俾延髓不得發炎。於是病者之體溫不能及於腦部。更不能及於肺部。四肢腸胃諸大小脈管。因失血過多。起反應而變硬。心房因注射藥之力。暫時局部興奮。興奮過當。全體不能得其平均。體工之作用全隳。至於不勝壓迫而死。今日西醫學可謂神速進步時代。以吾所見西醫治血症大都如此法。吾曾見十人以上。無一幸免者。此種知內景講解剖之治法。較之漢醫不知內景者之治法。一相比較。其相去之懸絕。恐不止百里千里。又孰者當剪。關孰者不當剪。關也。此其二也。

我國之醫學。亘二千年無進步者也。日本漢醫丹波元堅謂中國之醫。自宋以

後卽漸漸退化。自鄙見言之。直是唐以後已無醫書。第觀王叔和之脈經。豈復有些微切於實用者。而自漢以前文字既極簡古。且又無書非殘編斷簡。不佞所以疲精勞神治醫學者。不過在此殘編斷簡中。於無字處悟得數條精義。假使向者不能於此殘編斷簡中有所領悟。則吾亦將謂中國無醫。須知學問爲內美。膏梁文繡爲外美。世固不乏處膏梁文繡之中。負有絕大學問之人。亦不乏用其學問。獵取膏梁文繡之人。然內美外美。畢竟是兩件事。而世人往往誤認。以爲有外美者。必有內美。以故劬學窮儒。言雖是不爲世所重。縉紳閱言雖非不爲世所輕。此亦目光之視差。識閱之幻覺。此種視差幻覺。振古如斯。於今爲烈。而西洋人爲尤甚。吾國習慣。他種學問。內美外美。尙不甚相遠。惟醫學則極端相反。例如章太炎蔡鶴卿康長素梁卓如諸先生。皆負一時盛名。皆有其實相副之學問。假如有西國學者。向以上四人扣中國中古哲學。吾知其答語必有價值。耐人尋味。不爲中國羞也。而醫學則愈負盛名者。愈無所有。懷抱

絕學者往往僅爲鄉醫。如診餘集中之孟河賈先生藝術之精如神工鬼斧而衣食不能自給。又東國三十年前亦有草鞋醫生其人常挈草鞋備陰雨而能愈西醫不能愈之病。吾曾目擊有西人挈洋行中買辦爲翻譯。至某君處叩問中國醫學。事在壬寅癸卯間。當時上海西醫僅寥寥數人。某固中醫中收入豐而交遊廣者。然其醫學僅湯頭歌訣驗方新編。西人甚熱心。問中醫治病以脈。脈學之究竟如何。又問五行真意若何。某既答非所問。而買辦復以意譯之。結果乃怏怏以去。度彼西人日記中必有一條極可笑之文字。而某則揚言於人。謂西醫來訪中醫學。其營業乃愈盛。世事陽差陰錯。大都如斯。安有如玉盒子底。蓋相遇而脗合者。而此種視差幻覺。遂演成東方醫學史之笑柄。又近頃治醫者方奉葉天士爲第二仲景。又誰則能知難經脈經皆謬妄者。此中最高手。方且死守其太陰濕土陽明燥金之學說。自命爲抱殘守缺。抵死不服。從西國新醫學亦抵死不能爲有條理之論議。以自申其意。故中國醫學爲尤不。

易判。斷此其三也。

現在西醫無有不蔑視中醫者。然就吾以上三個理由觀之。蔑視果正當否。恐正多商量餘地。鄙人此篇之作。初不欲向西醫饒舌。但世有學習西醫之人。對於中國國粹。毫不愛惜。甚至謂軒岐殺人已四千年於茲。如此者。其人神經實太躁急。得吾說而存之。亦一劑安腦藥也。第二當知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無所謂祕密。又當知凡學有必具之條件。條件云何。卽可以自喻。可以喻人。可以著書。可以傳後。既如此。無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中國醫學所以如此破碎。皆祕之一字爲之厲階。詳祕之來由。仍因於無學。譬如吾有驗方數十。持此方以治病。可以糊口致富。若公開之。則不復能得錢。因所有者僅僅此方。安得不祕。若醫學則如吾上文所言。有學理。學理至細密。辨別至不易。若小有訛誤。毫釐千里。如此。苟不欲傳人。則已。如欲傳人。耳提面命之不暇。又安所用祕。又凡學術之實際。皆演進的。其假象則退化的。拙著傷寒研究導言中已詳言之。是

故一種學術。吾受之於師。治之十年二十年。必有所損益。既有損益。必有變化。其所受學。苟不誤。則所損益變化。必爲演進的。如此。則其學當成片段。既成片段。則其人必思於學術史上占一位置。既有此思想。則必設法。使吾學能傳而後已。此與傳種思想同一天性。雖孔顏孟荀之賢聖。渾敦窮奇之凶惡。胥不能外此軌道。則又安有所謂祕密千金云。昔江南諸師得仲景方祕。不示人。歷年既久。遂使傷寒論破碎不完。所謂江南諸師皆俗醫。不能讀仲景書者。吾嘗以此自驗學力。一兩年前。尙未能免俗。偶有心得。輒思祕而不宣。今則不然。乃知祕之一字。未盡滌除者。學力限之也。客或難曰。君之不辭疲精勞神。以講醫學。無非於古書中悟得數條精義。今既不祕。直捷宣布。此數條精義可矣。安用函授曰。此卻不然。所謂精義。當於無字處求之。是有本源。非可一蹴幾者。况吾歷無數艱苦。迄今凡十三年。乃僅得之。今茲所定課程。僅兩年耳。安有兩年書不讀。而能得所謂精義者。讀者又慮脈學不能了解。必須臨診。此亦不然。若如王

叔和李瀕湖之脈學。雖耳提面命。亦不能了解。若吾所言者。苟一悉心探討。無有不澈底明白者。實習固必不可少。然亦不必有師。第最初當於家人父子親戚朋友之有病者。潛心研求其脈。以觀其究竟。既確有把握。然後可爲人處方耳。凡醫謂脈學僅可意會不可言傳。皆自文之辭不通之論也。

傷寒論講義

仲景自序 丹波元簡註釋

論曰

程本刪論曰二字 錫志柯同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

二事見史記扁鵲傳

未嘗不慨然歎

其才秀也

慨通說文慨嘆也詩王風慨其嘆矣又曹風慨我寤嘆慨即慨字案晉潘岳閒居賦序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文

法略同並原於史記孟軻列傳

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

史記秦始皇紀召文學方術之士漢平帝紀方術本草

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

踵權豪

漢蕭望之傳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

孜孜汲汲

博雅孜孜汲汲劇也

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

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

左傳僖十四年文

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

疾嬰疾又見後漢李膺傳

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

論語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家語宰子進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

矣不可

以已乎

欽望巫祝爾雅欽敬也楚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祝文祝祭主贊詞者也

告窮歸天束手受敗

束手見後漢光武紀

賈百

年之壽命

賈當作齋千金方作齋齋亦持也左傳僖三十二年注上壽百有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莊子盜跖爲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持至貴之重

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

何休公羊注曰噫咄嗟也

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

賈誼

鵬鳥賦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

幽潛重泉

江淹述哀詩美人歸重泉李善注引潘岳悼亡詩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

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

案從當今居世之士至此千金万序論引張仲景曰文與此少異

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

厄何本作死

蒙蒙昧昧

惙若遊魂

惙千金作憊柯本作蠢禮記哀公問寡人惙愚冥煩易繫辭遊魂爲變皇甫謐甲乙經序曰夫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蓋此義也

哀乎

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

莊子讓王篇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

危若冰谷

潘岳寡婦賦若履冰

而臨谷李善注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北史周武帝紀詔曰每一念及若臨冰谷

至於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

建安紀年

案紀年紀元之年也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以來猶未十稔

左傳襄二十七年不稔及五稔注稔年也熟

也穀一熟爲一年

其死亡者二分有二

案此乃當今居世之士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

書微子篇今般其淪喪博雅淪沒也

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

書畢命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

志云素問九卷者素問八十一篇內有遺闕故舉其卷靈樞君臣問答八十一篇毫無遺闕故舉其篇案九卷卽靈樞八十一難卽難經也志聰注太謬妄

陰陽

大論然無明據焉

脈辨證

柯云仲景言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是脈與證未嘗兩

脈辨證分也案平脈辨證亦似書名然史志未著錄今無所攷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

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易下繫辭知者觀其象

過半之益不亦宜乎孔穎達云聰明知達之士觀象辭則能思慮有益以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虎

通曰五常者何謂仁義禮知信也經絡府俞氣府陰陽會通易上繫辭觀其會玄冥幽微變

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案才高與首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

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案仲文史書醫傳等無攷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

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即前段所謂凡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

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論語禦人以口給何晏注佞人口辭捷相對斯須斯須猶須臾禮記樂記便

處湯藥按寸不及尺寸謂寸口尺謂尺膚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十便良方引王貺脈訣曰說脈之法

其要有三一曰人迎在結喉兩旁法天二曰三部謂寸關尺在於腕上側法人三曰跌陽在足面繫鞋之所法地三者皆氣之出入要會所以能決吉凶死生凡三處大小遲速相應齊等則為無病之人故